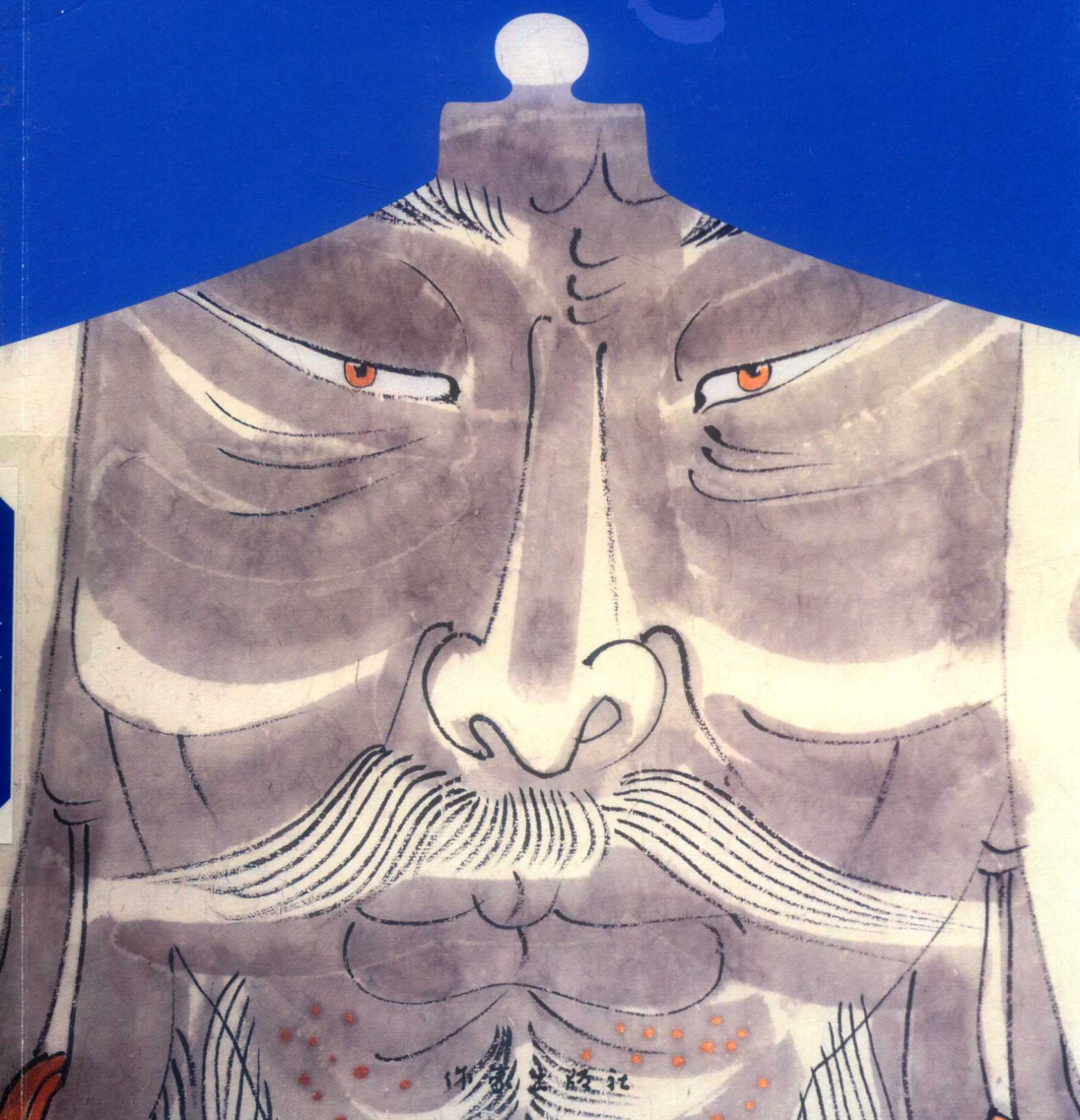


穹庐

肖亦农 著



作家出版社

穹庐

肖亦农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穹庐 / 肖亦农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7 (2019.4 重印)
ISBN 978-7-5212-0162-8

I. ①穹…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1149号

穹 庐

作 者: 肖亦农

责任编辑: 兴 安

书名蒙古文翻译: 布仁巴雅尔

蒙古文书名题字: 艺如乐图

封面绘画: 孙玉宝

装帧设计: 王一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50千

印 张: 27.5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212-0162-8

定 价: 5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1 嘎尔迪老爹说：啥战争都是一块下雨的云彩，太阳出来风一刮就消散了 / 001
- 2 谢尔盖闭上了眼睛，但眼前仍是无穷无尽的湛蓝 / 004
- 3 小秃鹫伸出弯刀一样的长喙 / 012
- 4 我的活佛！我的基督！我的老爷！我的西伯利亚公猪 / 015
- 5 一滴血不流，这是草原上最尊贵的死法哩 / 032
- 6 班扎尔冷笑一声道：“她的丈夫是一只破奶桶！” / 040
- 7 嘎尔迪老爹看着圣主留下的那个金牌，心中泛起隐隐痛楚 / 049
- 8 萨瓦博士，嘎尔迪老爷给你们送了个好人 / 062
- 9 谢尔盖戴上水晶眼镜，自己也觉舒服了许多 / 067
- 10 拉西想，自己这次是确确实实被金达耶娃这个小妖精干了 / 079
- 11 小棕熊伸出长长的舌头，忘情地舔着嘎尔迪老爹脚上的蒙古靴子 / 084

- 12 布尔什维克还未来，西伯利亚草原的屎壳郎都顶上
官帽子了 / 092
- 13 奥腾大喇嘛忽地睁开眼睛，眼中射出锥子般的光
束 / 109
- 14 谢尔盖同志，你来是带我去见列宁同志的吧 / 126
- 15 一个哥萨克半个脑瓜子被子弹掀没了，还在马上抡
着刀 / 146
- 16 叮儿当，叮儿当，闲言碎语咱不讲，讲一讲好汉武
二郎 / 152
- 17 草原上的牧人称之为“草原上的克里姆林”，蒙古语
意即草原上的石头大包 / 163
- 18 他愤怒地把半只马耳朵一把填进大嘴巴里 / 170
- 19 金达耶娃一笑，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也笑了 / 177
- 20 换好白色马鬃的查干苏鲁锭在包前一竖，嘎尔迪老
爹看着就喜欢 / 186
- 21 人民委员谢尔盖同志只要谈到天气，那就是要结束
谈话了 / 198
- 22 蒙古女人得拎熬茶的勺子，拿枪干什么 / 203
- 23 二道梁上歪脖子树，树下住着二喇嘛 / 216
- 24 一个小小的卡捷琳娃公主，竟让谢尔盖如坐针毡 / 221

- 25 他们不就是欺负我们有草没地有家没国吗 / 238
- 26 谢尔盖觉得自己是被班扎尔揪着脖领子提上战马的 / 250
- 27 你说得不错，这只狼的确已经来了 / 268
- 28 “当然是像头狼一样。”色旺肯定地道，“班扎尔少爷的心机不让老爷您哩！” / 273
- 29 我想提醒你的是：蒙古人是人，哥萨克也是人 / 287
- 30 一朵朵血花飞起时，连嗜杀成性的谢苗诺夫都不禁在胸前画十字 / 300
- 31 混蛋，我是客人吗？狂怒的班扎尔说着掏出手枪 / 311
- 32 嘎尔迪老爹没好气地说：不睡了！不睡了！这回你高兴了吧 / 319
- 33 嘎尔迪老爹一听，叫道，日本人？日本人来干什么 / 326
- 34 朝鲁道，白音淖是啥地方？就是咱蒙古人为大清守的中国地 / 330
- 35 嘎尔迪老爹一把抱住色旺道：“我的好兄弟！我这当儿子的，来送阿妈最后一程。” / 338
- 36 拉西又问，嘎尔迪老爷不会枪毙我吧 / 345

- 37 拉西参谋长，快跪下听旨吧 / 354
- 38 几次丹吉活佛眼见着要冻僵圆寂了，却都又佛光返照涅槃重生了 / 361
- 39 你不配死在老天爷手里！小鬼子，你是个怕死鬼 / 373
- 40 老爹，我们是不是走上了逃亡的历程 / 386
- 41 我那傻姐姐，你接生咋还背着挺机关枪啊 / 395
- 42 嘎尔迪老爹沉思着，难民抚恤？我咋听着这么不顺耳呢 / 404
- 43 曼达尔娜凄然道，要是那样，他还是班扎尔少爷吗 / 412
- 44 万万年！我的中国 / 418

躺在草地上数星星（代后记） / 426

1 嘎尔迪老爹说：啥战争都是一块下雨的云彩，太阳出来风一刮就消散了

一只眼睛的鞑靼人谢尔盖来见嘎尔迪老爹，嘎尔迪老爹正蒙在毛茸茸的棕熊皮被中呼呼大睡。嘎尔迪老爹粗壮黝黑的臂弯里卧着一个金发女人，金发女人身子蜷曲得像一张纤细的小弓，白白的屁股像一团圆润的雪块在蓬松寥开的棕熊皮毛里，透着贼溜溜的亮光。

嘎尔迪老爹的贴身奴仆色旺，一个高颧骨、细眼睛、浑身结实得像石块砌起来的青年人，脚步异常轻盈地来到了他的毡包前，轻轻地推开了门。挂在睡榻上的金黄色纱幔像是感受到了气流，轻轻飘拂了几下。

色旺眼睑低垂，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他一开口，那棱角分明的大嘴巴中竟然发出了小鸟一样动听的歌吟：“尊贵的老爷，奴仆色旺小心地请您从睡梦中醒来，您的不用通报可以直接进包的老朋友谢尔盖同志从赤塔来看望您来了……”

睡幔里的嘎尔迪老爹哼哼了两声，又没有了动静。

色旺在毡包外侍立了片刻，又悄声地提醒道：“老爷，是谢尔盖同志来看望您老人家来了。谢尔盖同志说，他不光捎来了诚挚的问候，还有关于战争的紧急事情。”

嘎尔迪老爹赤膊坐了起来，仍然眯缝着眼睛道：“战争？还紧急？”

色旺吸溜了下鼻子，往后退了几步，冲着幔帐悄声地道：“老爷，是谢尔盖同志来了。他说是关于战争的……谢尔盖同志是真上火了。老

爷，我都能看见他那只瞎眼窝子，在往外喷火哩！”

“瞎眼窝子往外喷火？”嘎尔迪老爹哈哈地笑了起来，“你个色旺呀！老爷就爱听你说话！”

金发女人动了下身子，呢喃着道：“老爹，啥事这样高兴啊？”

嘎尔迪老爹伸手拍拍她的脸蛋：“是战争来了！”

“战争？”金发女人慢慢睁开了蔚蓝色的大眼睛，疑疑惑惑地，“这就要来了？”

“是啊，这就要来了。”嘎尔迪老爹抚摩着金发女人光洁的脸颊，悄声地说，“我的卡捷琳娃，咱不怕。啥战争都是一块带雨的云彩，太阳出来风一刮就消散……说得悬乎，还战争？不就是马刀闪闪，马蹄嘚嘚，响枪动炮？我瞧得上地上的小草，天上的小鸟，就瞧不上战争……”

色旺冲着幔帐，一个劲点头道：“谁说不是呢，可谢尔盖同志头脸都急得不成颜色了……”

嘎尔迪老爹道：“那是他经见得少！你告诉他，啥战争能搅了蒙古人的千年好梦呢？弓箭如雨，天上的鸟儿依然飞翔；刀剑如犁，地上的小草照样生长。”

“哦，”卡捷琳娃伸出赤裸的双臂，伏在了嘎尔迪老爹的身上，“老爹你真好，说得真好。”

棕熊皮被敞开了一条口子，卡捷琳娃就像一条刚从贝加尔湖水中被甩跃上岸的秋白鲑鱼，裸露在花花绿绿的羊毛毡上，柔韧的胴体发出象牙般的光泽。

嘎尔迪老爹拍了拍卡捷琳娃光洁的后背：“是啊，真好！还是咱蒙古人日子过得自由自在……嚯，你别再哼唧了……”

“就嘛，就嘛……老爹，我就要这样。”

“老爷，小鸟在飞，小草在长，我把您老人家这话告诉谢尔盖同志，让他安心。”色旺弓身离幔帐好远，悄声地说，“谢尔盖同志还有什么理由着急上火呢？”

“好好的布里亚特草原，闹啥布尔什维克呢？嚯，嚯，卡捷琳娃……谢苗诺夫引着哥萨克匪帮来了。”

“谁说不是呢？这下引来鬼了吧？”色旺点头道，“要不，我先把谢

尔盖同志打发掉？”

“你先请谢尔盖同志喝茶，嚯，有劲，给他上面包加盐，加鲑鱼卷，嚯，嚯……还有阿尔占美酒。”

嘎尔迪老爹的声音掀动着幔帐。

色旺答应了一声，退了下去。

嘎尔迪老爹拍拍卡捷琳娃光洁的后背，嘟囔道：“卡捷琳娃，我的小母马，包里来客人了，是从赤塔来的谢尔盖同志来咱布里亚特草原了。谢尔盖同志现在可是个鲜灵灵的大人物了。你也该爬起来了，到草地上撒撒欢，海子里浮浮水，遛遛你的小蹄子。”

卡捷琳娃真像一匹小母马一样，还在恋栈，光润的脖子抬了起来，小嘴发出了几声咕咚，把头深埋在嘎尔迪老爹的怀里，那细细的毛发就像无数只小毛虫子在嘎尔迪老爹的身上钻来蹭去。

嘎尔迪老爹身上滚过一阵酥痒，不禁咧开大嘴巴，叫了起来：“你不要再撩骚了，再撩拨下去，我这老鸟又要出窝了……”

嘎尔迪老爹畅快地大笑不止，这满足得近乎幸福而又得意的笑声，冲出婆婆娑娑的幔帐，弥散在这宽大敞亮的毡包里。牧人的日子，多滋，多润，抱着女人，一觉睡到红太阳老高……嘎尔迪老爹惬意地想，多好，多好，牧人的日子，多好！

卡捷琳娃直挺挺的尖鼻子像一只温柔的小手，调皮地触摸着嘎尔迪老爹的敏感部位，不由得让嘎尔迪老爹一股冲动催生着一股冲动。

“多好！”嘎尔迪老爹高兴地叫道，猛地伸出大手，一把将卡捷琳娃揽在了胸前，俩人赤条条地纠缠成一团，立马就合成为一只多爪舞动的章鱼。嘎尔迪老爹兴奋地吭吭着，卡捷琳娃由呻吟陡生尖叫，身子一挺一挺的，直着身子一蹦老高，再蹦又是老高。

嘎尔迪老爹连连叹道：“好有劲，俄罗斯公主就是浪，要不是有毡包顶子罩着她能浪上天去……嚯，嚯，有劲！”

“看看，这是列宁同志送我的小水妖……给谢尔盖同志上阿尔占（二酿马奶酒），嚯，嚯，卡捷琳娃公主……卡捷琳娃……色旺，你听见了没有？上醇香的马奶酒阿尔占！”

嘎尔迪老爹把狮子一样的大头埋在金发女人的乳沟前，胡子拉碴的大嘴吮吸着瓷实饱满的乳房，一面喃喃地呼叫着金发女人的名字：“卡

捷琳娃公主，你就差月亮地里坐在湖中的石头上唱歌了！感谢列宁同志！给布里亚特送来了这么好的女人！好女人哇！告诉谢尔盖同志，我喜欢他！他是布里亚特草原永远的贵客！”

嘎尔迪老爹把卡捷琳娃一举老高，再落下，再举起，卡捷琳娃的脖子扭动着，欢乐地尖叫着，一头金发激动地飘了起来，就像一支支细细的金箭在嘎尔迪老爹的眼前穿梭往返，往返穿梭……

2 谢尔盖闭上了眼睛，但眼前仍是无穷无尽的湛蓝

这是公元一九一八年初夏的一个早上。

赤塔区苏维埃主席谢尔盖星夜兼程来到布里亚特部落，他要告诉嘎尔迪老爹，从顿河来的高尔察克哥萨克匪帮，被布尔什维克红军驱赶着，正像一群夺路狂奔的疯狗，向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地区溃逃，匪首谢苗诺夫的前锋马队已经潜入了嘎尔迪老爹统辖的驿站营盘地布里亚特蒙古人聚居区。

心神不安的谢尔盖立在毡包外的宽大客厅内，嘎尔迪老爹和卡捷琳娃的浪叫声传了过来，吵得谢尔盖火从心起，一脸焦灼。

谢尔盖暗暗骂道：“真是个不知死活的老混蛋！这都啥时候了，还……”

谢尔盖恨不得冲进毡房内，一把将嘎尔迪老爹从床上揪起。

满脸笑容的色旺请谢尔盖坐在了沙发椅上，女仆送来了茶点。

色旺笑意盈盈地：“我家老爷说了，啥战争也挡不住小鸟在飞小草在长。他还说，尊敬的谢尔盖同志，永远是布里亚特草原上的贵客！还有啥战争也挡不住人吃喝，您先用茶点。”

谢尔盖也是累了，饿了。他端起俄罗斯红茶就喝，抓起面包圈、鲟鱼卷就啃。

色旺又端来了一大银壶马奶酒。

色旺对谢尔盖道：“谢尔盖同志，这是二酿的马奶酒阿尔占，您老人家先美美享用。只有来了贵客，才有这美酒。嘎尔迪老爷已去了后帐

洗浴，不一会儿，他就会穿着洒满花露水的土耳其睡袍，香喷喷地出现在您面前。您走后，我家老爷常念叨您，尊贵的谢尔盖同志何时再来布里亚特草原呢？我家老爷说了，他瞧不上战争，就像天上过一片阴云，太阳一出风儿一吹，我们的驿站营盘地又是草儿青青，小鸟啾啾……”

色旺发挥着嘎尔迪老爹的话，像草原上的歌手一样，专注而又动情。

“您家老爷还是这样豪气冲天？”谢尔盖有些没有好气地说。他的耳边还缠绕着卡捷琳娃的尖叫声和嘎尔迪老爹的狂笑，就像有人拿针扎着他的耳鼓。他想，嘎尔迪这老家伙怎么不见老啊？想到这，一丝笑意浮在了谢尔盖的圆脸上：醉生梦死的嘎尔迪啊，你的梦该醒了！

谢尔盖气呼呼地道了一声：“人咋不知道个死活呢？你家老爷……”

“我家老爷是贝加尔湖的定海神针！是我们布里亚特草原驿站营盘地蒙古人的主心骨！是布里亚特草原上的红太阳！”色旺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着嘎尔迪老爹，“谢尔盖同志，说起我家老爷，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儿……”

谢尔盖侧过头去看看那毡包，问色旺：“你家老爷是换土耳其睡袍呢，还是换蒙元盔甲呀？谢苗诺夫的哥萨克匪帮可没有我的好耐性。这是战争！”

“是啊！”色旺道，“我家老爷的话像佛爷一样灵验。咱布里亚特人还怕打仗啊？谢尔盖同志，您用阿尔占，阿尔占的香气永远飘在布里亚特草原上……这是我家老爷常说的。”

“色旺啊色旺，”谢尔盖无奈地笑了起来，“你就是嘎尔迪养的一只巧八哥！”

“嘴巧不惹人恼，谢尔盖同志，您用，您用。”色旺说着给谢尔盖倒了一碗，一股香气立即溢了出来，直往谢尔盖的鼻孔里钻，嘎尔迪这老家伙说得不错，谢尔盖端起酒碗在想，草原上的酒真的是永远的香。

谢尔盖细品着醇香的二酿阿尔占马奶酒。

谢尔盖知道在蒙古草原上马奶酒六蒸六酿方是极品。马奶酒是蒙古民族狩猎和征战的产物，为了解渴解饿，蒙古女人将马乳装进搭在马背上的皮囊之中，男人们在草原上飞马颠簸，使皮囊中的马奶分离，乳渣

下沉，上面漂起了一层淡淡的乳清，发出甜甜的芳香，无比诱人，一饮醇香无比，这就是在马背上产生的最原始的马奶酒。

后来，蒸酿工艺出现在草原上，于是，马奶酒和它的主人一样渐渐有了名分、等级。草原上的人们称头酿马奶酒叫“阿尔乞如”，这是牧民时常饮用的饮品。二酿马奶酒叫“阿尔占”，是平时待客所用。三酿马奶酒叫“浩尔古”，是节日时饮用。四酿马奶酒叫“德善舒尔”，是蒙古勇士开战前的壮行酒和胜利归来后的凯旋酒。五酿马奶酒叫“沽普舒尔”，是祭祀专用，而六酿极品马奶酒“熏舒尔”，是供成吉思汗和腾格里长生天日日享用。

谢尔盖知道布里亚特蒙古部落，就像他们享用的马奶酒一样，是一个等级森严、礼仪有序的群体。而谢尔盖和他领导的苏维埃正是这种等级和礼仪的颠覆者，这让谢尔盖心中有些惴惴不安。他不知道布里亚特草原上的霸主嘎尔迪老爹听不听从赤塔苏维埃的调遣，这头草原雄狮手里握着数万骑兵哩！这老家伙马刀一挥，便是铁流滚滚，地动山摇。

谢尔盖用那只隐在茶色的水晶眼镜后的独眼，悄悄打量着这座富丽堂皇犹如宫殿一般的宽敞毡包。毡包中央供奉着成吉思汗的巨幅丝织画像，长长的绘着蓝色云纹的烫漆供桌上摆着丰盛的奶制品、肉制品。象征着成吉思汗人生寿诞的六十六盏金碗里燃着酥油灯，袅袅地散着香烟。

一架三角钢琴放在客厅的一角，谢尔盖知道这是仁钦王爷给他心爱女儿索尼娅的陪嫁。钢琴还在，但它的主人已经远去了，这让谢尔盖心里飘过一丝感伤。他看了看那架钢琴，钢琴腿是象牙雕琢而成的，象牙上还镶嵌着多彩的宝石，不停地在阳光的折射下闪动着熠熠光泽。钢琴的上方悬挂着一尊巨大的驯鹿头，多叉的犄角占了老大一块空间，显得气度非凡。还有几幅描绘草原风景、白桦林的俄罗斯油画，恰到好处地悬挂在客厅四面，透着几分典雅。一张西伯利亚虎皮铺在谢尔盖的脚下，斑斓夺目，透着十足的霸气和不驯。

这让谢尔盖感到一阵忐忑，尽管他和嘎尔迪老爹是朋友，但他担心的是嘎尔迪老爹会不会一言不合就炮轰子。布里亚特红军的青年统帅班扎尔，还是他的亲儿子呢。布里亚特草原上的红色风暴已使这对父子互为水火，假若顿河的哥萨克匪帮与嘎尔迪老爹的布里亚特骑兵搞在一

起，这会直接威胁到乌金斯克、赤塔这些新生的苏维埃城市的安全，甚至整个远东……最关键的是嘎尔迪老爹还活在历史之中，还在津津有味地经营着自己的中国土地。

想到这里，谢尔盖的身体有些发沉，刚才还满嘴余香的马奶酒有些发酸发苦了。他把头靠在了沙发上，慢慢闭上了那只独眼，往事一丝一缕地涌入了脑海……

这座毡包对谢尔盖来说，并不陌生。

五年前，政治流放者、沙俄的苦役犯谢尔盖被锁上铁链，像牲畜一样被骠骑兵用马鞭子驱赶着，一路上被枪托子打得跟头把式地胡蹦乱跳，当他万里颠簸从莫斯科来到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时候，曾是钢打铁铸的他，已是奄奄一息了。

收监的时候，狱医拒绝接收他，说他得了可怕的寒热病，说这种寒热病就是让整个欧洲想起就肝儿颤的黑死病。狱医告诉人们这可怕的黑死病曾经夺去过两千五百万欧洲人的生命，至今，黑死病还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欧洲的上空，久久挥之不去。

听狱医这样一讲，吓得谢尔盖的同志还有狱卒一下子离开了谢尔盖好远，谢尔盖像只垂死的狗，被远远地晾到了一边。

狱医告诉典狱长，这种黑死病若是在苦役营内蔓延开来，不出一个月的工夫，苦役营的每一个人都将死亡。

典狱长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拒绝了狱医将活着的谢尔盖用生石灰包裹深埋地下九尺的建议，而是将昏迷不醒的谢尔盖送进了狱中的教堂内，让他临死之前仍能接受教堂的洗礼。

细高的典狱长像只长腿鹤，他伸出细细的爪子，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庄重地说：“即使是布尔什维克恶魔，也应得到主的宽恕，这个青年人应该像一个真正的东正教徒那样庄严地死去！”

狱中教堂的丧钟为活着的谢尔盖敲响，神父为谢尔盖换上了崭新的囚服，并用香烛熏过的柏树枝，蘸上圣水，在他的脸上扑洒着。圣水让谢尔盖的眼睛转动了几下，似乎告诉人们他的生命全部退守在这两只褐色的小眼睛里，这是他顽固扼守生命的高地。

神父用冰凉的银制十字架放在谢尔盖的嘴唇上，让他亲吻。

谢尔盖用尽气力朝着十字架吐唾沫，实际上谢尔盖只是一种幻觉，

他嘴中吐出的愤怒只是可怜的丝丝游息。

神父似乎感受到了谢尔盖对主的敌意，慢慢收起了银制的十字架，冲着一息尚存的谢尔盖画着十字道：“我主仁慈宽厚，在我们即将回到主的宽厚怀抱之前，我们都是有罪之人，唯有主会宽恕我们的。我可怜的孩子，主会引你到他的身边，阿门！”

长腿鹤拉起了小提琴，随着他的手指灵巧滑动，一曲即兴而起的哀伤，萦绕在小教堂内。

长腿鹤喜欢用这种艺术的方式送别亡灵，典狱长高贵的心灵与他粗鄙的职业成为绝妙的反差，典狱长一直认为自己是心存仁慈的艺术家。

在袅袅琴声的泣诉中，一头花牛拉着白桦木制作的牛车，出了撒满白石灰（这是狱医防止传染病的杰作）的集中营大门，慢腾腾地上了路。

牛车上躺着谢尔盖，苦役犯和狱卒们远远地望着，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花牛讨厌生石灰的古怪味道，愤怒地甩打着尾巴，不停地摇晃着肥硕的牛头，这难闻的味道却又挥之不去，花牛只得屏着呼吸青头紫脸地在湖畔狂奔。

谢尔盖被几条熟牛皮绳子固定在车厢里，虽被坑洼不时颠起，却仍稳稳地躺在车厢内。他无奈地瞪圆眼睛仰望苍天，天际湛蓝湛蓝，没有一丝一抹的云翳，蓝得让他有些晕眩，谢尔盖闭上了眼睛，但眼前仍是无穷无尽的湛蓝……

两滴泪水涌了出来，顷刻又干涸了，像两个小白点闪在谢尔盖的眼角上。

花牛避开贝加尔湖畔的沼泽地，沿着一条牛羊马踩出的小径，边吃草边排泄，粪点子把两条后腿都染成了绿色。

花牛拉着谢尔盖朝渐渐变高的丘陵走去。

花牛拉着谢尔盖走进了一片白桦林里，越走越深，越走越黑，满天绚丽的阳光变成了林间残碎的银点，美丽的白桦林变成了阴森恐怖的黑森林。可能是花牛嗅出了黑森林中潜伏的凶险，也可能是谢尔盖身上不断透出的死亡气息让花牛变得暴躁不安。

花牛哞哞叫着，拉着车在白桦林间唐突奔走，终于将车拉到一个长满鲜花青草的小山坡上，又见到了灿烂明媚的阳光。山坡下是一条玉带般飘逸透亮的小溪，就像一只不知疲惫的小鸟唱着欢乐的歌，四周是神

秘莫测的黑森林，花牛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它瞪大圆眼珠子逡巡着四周，鼻子使劲抽动，又像个真正的笨蛋一样，无助地哞哞叫着。

花牛虽然很笨，但这只笨牛再也不愿回到黑森林里去了。它知道只要再回到黑森林中它将永远走不出来，等待它的将会是豺狼虎豹，连它的骨头也会被嚼成渣子。此刻，花牛好像感受到了皮毛被撕裂、骨头被咬碎的钻心痛楚，这遥远的逼真痛楚使它不禁一跳老高，彻底发开了疯。它拼命想挣脱这辆车，驾着辕套的它，一跃老高，双腿并拢猛弹蹄子，再一跃又是老高，硕大的牛蹄子弹击着车板，就像大锤子抡圆不住气地砰砰敲打着……

顷刻之间，一块块车厢板被弹了出来，谢尔盖扑通一声掉在了草地上。谢尔盖翻了几个滚，躺在了山坡柔软的草地上。桦木牛车被花牛弹散了架，两只木头轱辘也被甩在了一边，只剩两根一时无法摆脱的辕木架在花牛的两侧，被花牛拖着朝山下呼呼隆隆地狂奔。

一头正在溪边饮水的老棕熊，听到叮咣乱响的声音，忽地站立了起来，身躯足足有两米多高，它被花牛架在左右两侧的辕木惊呆了，一瞬间，这头魁梧的棕熊一下子调动起千百年来的原始记忆，也未曾见过如此武装的花牛。棕熊感到凶险临近，嗷的一声扑进了河中，惊恐地跃动着肥硕的身躯，抖起一团团炫目的彩雾，一头扎进了密密匝匝的森林里，再也不见了。

花牛拖着两根辕木在溪水中奔跑着，几只西伯利亚母狼拖着怀六甲之身，在一只单耳老公狼的带领之下，正在贪婪地饮水。它们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对于辕木它们并不陌生，但一头笨牛拖着两根粗长的辕木如此招摇过市，却是见不曾见，闻不曾闻，它们凑在一起，紧张地碰了碰湿湿的极富弹性的黑鼻子，很快达成了共识：对于行为怪异者最好是敬而远之。

那头单耳朵的老公狼甚至从遥远的记忆深处，翻腾起了七百年前蒙古大军的骑兵们，斜挎弯刀、手拖狼牙棒呼啸而过西伯利亚草原的情景。那是狼们永远记忆的灾难，多少先祖被狼牙棒打断了脊梁骨，像皮褡裢一样被扔上了蒙古骑兵的马背。它们被烤熟而食，被剥皮取暖，甚至被做成华丽的披肩搭在蒙古骑兵心仪的欧洲女人白皙浑圆的肩头上。想起先祖的悲惨遭遇，单耳老公狼的尾巴夹了起来，一股老尿也禁不住

蹿了出来。

就在这时，倒霉的花牛挣脱了那两根辕木，在溪水中变得步履轻松起来，它又成为一头极为普通的花牛，再无“过牛之处”了。单耳老公狼几乎没有来得及思索便发出一声长嚎，这是上当受骗者醒悟后愤怒的极度宣泄，它的妻妾们立即像离弦之箭射了出去。单耳老公狼指挥着母狼们把花牛往岸上驱赶，它不想让这可恶骗子的鲜血浪费在溪水里，它要让这头花牛为带给它的糟糕记忆付出代价。

它要报复！

单耳老公狼已经想好了，一上岸就先咬断这个骗子的脖子，食尽它的肉，将它的骨头渣子吞噬得一点不剩！

单耳老公狼竖起了单耳，像天线一样敏感地转动着。它的那只耳朵，永远留在了原先那只头狼的嘴巴里，那是前年春天在草原上一场争夺妻妾的殊死搏斗，这只单耳成为单耳老公狼永远的光荣。

花牛被狼们驱赶着上了岸，狼们围着花牛转圈，寻找着下口的机会。

花牛低着头，双眼喷出怒火，胸腔中发出悲怆的吼叫，这吼叫声反倒更刺激了狼们的杀性。狼们戏耍着花牛，花牛愤怒地转着圈，终于单耳老公狼瞅准时机，飞身跃起，张开血盆大口，扑向花牛的脖子。

这时，枪声响了，一颗铅弹溜着单耳老公狼的头皮飞了过去，脑门子上的鬃毛被铅弹熨平了细细的一道，燎毛的糊骚味立即荡起，像飞虫一样直直地钻进了狼们的鼻孔里。单耳老公狼大叫一声跌落到地上，就地两个滚跃，它已嗅出火药味荡起的方向。它瞪着狼眼就要扑去，这时，狼眼里定格在了骑在马路上的嘎尔迪老爹，一杆德国毛瑟步骑枪扛在嘎尔迪老爹的肩头上。

单耳老公狼不由得呢喃了一声，紧紧夹起了尾巴，被熨过的脑门开始隐隐作痛，经验告诉它：眼前的这个蒙古壮汉才是西伯利亚草原真正的霸主！

这一枪仅仅是个警告，下一枪将会打穿它的脑壳！

单耳老公狼又是一声服软求饶的呢喃，然后率领夹着尾巴的妻妾们逃进了深深的白桦林内。

嘎尔迪老爹这个西伯利亚草原的霸主，在马上嘎嘎大笑了。

色旺遗憾地看着消失在白桦林内的群狼，他有些不理解，凭嘎尔迪